

故事在黑暗中疯长


重建中文之美

虚构

XU GOU

中篇

百花洲
杂志社 选编

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虚构

XU GOU

中篇

重建中文之美
百花洲杂志社 选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虚构:中篇小说/百花洲出版社编著. -- 南昌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3.10
(中文之美书系)

ISBN 978-7-5500-0752-9

I. ①虚… II. ①百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40060号

虚构:中篇小说

《百花洲》杂志社 选编

出版人 姚雪雪
责任编辑 胡青松 游灵通
美术编辑 赵霞
制作 张诗思
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9楼
邮编 330038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
开本 720mm × 1000mm 1/16 印张 20
版次 2013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数 300千字
书号 ISBN 978-7-5500-0752-9
定价 31.00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3-287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4736

网址 <http://www.bhzw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影响阅读,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

《重建中文之美》丛书

编委会：

主编：姚雪雪

编委：胡青松 游灵通 朱 强

赵 霞 张诗思

目 录

contents

- | | |
|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马上生活 | 罗伟章//1 |
| 我们的底牌 | 弋 舟//39 |
| 遣 送 | 曾晓文//69 |
| 足 下 | 卫 鸦//105 |
| 楝树墩 | 杨 邪//141 |
| 三个肥城人的秘密 | 方 晓//166 |
| 军令状 | 黄国荣//200 |
| 你所不知道的 | 且 东//240 |
| 白 光 | 樊健军//278 |

马上生活

罗伟章

学校对我们的欢迎宴，举行得稍嫌迟缓。但也很难说，这不是一种用心。校长姓张，祖上三代都在百节煤矿，因而被称为“老百节”，相当于土著了。城镇里的许多土著，都有些看不上外地人，但好职位大多被外地人占了，钱财也大多被外地人赚走了，土著的心里，不可能不起一点波浪，再面对外地人的时候，眼里有了光彩，只把不屑埋在骨子里，说话做事，都跟你保持着距离。不知道张校长是不是也这样。他有五十多岁年纪，体胖，个矮，脸庞宽大，不管说什么话，都像在跟人争吵。他多次到班上听我们上课，详细地做记录，但下来并不跟我们交涉。他也到宿舍看过我们，对李冬梅门上的那副对联，大加赞赏，听说联语是李冬梅自己编撰的，连声说：才女！才女！但他并没夸奖我的书法。学校还开过几次教职工大会，他跟书记坐在主席台上，从头至尾，都是他说，书记只是木头似的陪在他身边。每次开会，他都以这样的话结束：我们应该请一请新来的同志。

但说过就丢开了，直到两个月之后。

百节煤矿被群山围困，距达州市区有两个多小时车程。我大学毕业那年，分配到这里，任子弟学校教师。苦读十多年书，到头来，却落脚在比自己家乡还要偏荒的地界，心里并没觉得委屈。早就读累了，早就想奔向社会，挣自己的钱，过自己的日子。那时候，总觉得学生生活是被栅栏隔开的，逼仄、拘束，外面的世界却宽阔无边，有天高任鸟飞的感觉。更可喜的是，那年份到百节子弟学校的大学生，男男女女共有九个，且跟我一样，都是本科毕业，这夹皮沟里什么时候来过本科大学生？老一辈的教师，大多只有高中文凭，去井下挖几年煤，学校差教师了，便从他们当中挑选，选

中了，即刻摘下矿灯，将镢头换成教鞭，这样都还凑不够数，还得从附近的农村招聘代课教师。现在突然来了这么多正正经经的大学生，矿上很珍惜，把一排早就不用的平房教室，用砖墙隔开，给了我们一人一个单间。单间仅六七个平方米，但在我们眼里已足够宽敞了；上初中以后，就过集体生活，哪怕大热天睡觉，也习惯把脸蒙住，保住一点所谓的私人空间，那真不是滋味。抓了阄，各人进了各人的屋，免不了一番收拾，把自己对生活的理想，都尽量外化，让人一目了然。因我练过书法，当然要写一幅字的，就用行李包装纸写，皱皱巴巴地贴在墙上，却也让刚刚粉刷过、到处都是石灰疙瘩的小屋，成了勉强可以安顿自己的地方。

我左边住的是男教师杨贵华，右边住的是女教师李冬梅，两人进到我的房间，见字写得不赖，让我帮他们也写一幅。李冬梅说，我不要你写在墙上，我要你帮我写副对联，贴在门上。言毕，她到矿区买了红纸，小心裁开，再送过来，同时送来的，还有她自撰的联语“马人遇蛇年凡谋不举命由天定嗟叹不已；风耳悟空音三思后行面从心生勤奋为怀”。我们毕业那年，属蛇，李冬梅的属相是马。

看来，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我这么容易满足。

矿区像山城样式，起伏不定。学校也是。我们住的那排平房，呈长条形立在丈余高的堡坎上，与新修的教学楼隔着一个空坝，因而很独立。平房前面又是堡坎，笔陡，高过屋檐，下面是条水沟，装了水泥做的洗衣槽。这里并不只是住着我们九个人，还有学校别的单身教师。我们来之前，他们住在矿上父母的家中，父母没在矿上的，就住在机修厂的工人宿舍里。总之，学校没有单独的房子给他们。现在沾了我们的光，也得到一个单间。他们住西边，我们住东边。更东边是一个小小的篮球场，空地上配了单、双杠等锻炼器具。每天清早，九个人中凡没有早自习辅导的，都到球场上去疯；晚自习下课后，便聚在一起，下棋，谈天，打扑克。反正学生都是矿区孩子，不住校，随你把屋顶闹翻，也没人管。住在西边的教师，同样不管。西边总是静悄悄的，门窗紧闭。

有时候，在屋子里闹不过瘾，就相约去矿区喝酒。学校没有食堂，像我们这种外地来的单身汉，早中晚三餐，都是到矿区食堂买饭。因每个时段都

有出井的工人，食堂昼夜营业。但许多时候，我们都不去食堂，而是到食堂对面一家名叫“红光满面”的私人食店。食店老板是个年近六旬的妇人，每次去，都给我们讲她的女儿。她女儿姓朱，二十岁出嫁，生了两个孩子，小的那个还不满一岁，她就到成都一家庵里修行去了。说到这件事，妇人很是骄傲。她那两个外孙，六七岁的样子，圆头圆脑，偎在外婆膝间，听她讲母亲的故事，不好意思地看着我们笑。

在成都那个清寒的庵舍里，姓朱的女子会忆起自己过去的的生活吗？会思念她的孩子吗？每次听妇人讲，我们都会默想这些事。但酒没少喝，肉也没少吃。

只有李冬梅，她从一开始就流泪，直到席终人散。她边流泪，边去抱那两个孩子。孩子不要她抱，把头钻进外婆的怀里，发出抗拒的声音。见此情景，杨贵华问，他们妈妈回来过吗？回来的时候，他们要妈妈抱吗？妇人说：嗨，咋不要妈妈抱？天远地远的，就扑过去了。我女儿回家，从不事先通知，可这两个小家伙头天绝对知道，夜里觉也不睡，把他们往被窝里塞，都犟着不肯，说等妈妈。果然，第二天清早，我女儿就回来了！

杨贵华眼珠通红的，盯住李冬梅笑，说你别自作多情了，你没有慧根，你连孩子的那点儿慧根也没有，还是拿起筷子，端上酒杯，吃吧，喝吧！李冬梅却没动，两只手握在一起，松松地垂在腹部，明显有些的不悦。她长得很好看，脸上和身上都很有肉，是丰肥的那种。

这种胡闹并没持续多久。表面上看，是因为李冬梅的情绪与大家不协调，因而总使聚会的气氛显得怪怪的，骨子里其实不是这样。当那股兴奋的劲头过去，我们发现，矿区实在太狭小了！这只是一个不成规模的镇子。从学校向西走，通过长长的水泥路巷道，再过若干稠密的人家，是一个灯光球场，最繁华的所在，都围绕灯光球场展开；所谓繁华，也不过是十数家店铺、酒楼、小吃摊和电影院，此外就是食堂、办公大楼、矿工宿舍。灯光球场总是闲置着，电影院里也老放那么几部片子。学校以北，耸立着一座浑圆的山体——卧牛山，机耕道上，自晨至昏，牛车拉着石头、煤炭、树种，叽叽咕咕地来往，人沉默，牛也沉默。山脚底下，是一些和矿区紧邻的散淡农田，农人在庄稼地里劳作，也跟大地一样沉寂无声。我们九个人，虽大多

出身寒微，可毕竟去南京、西安、成都、重庆等大城市待过了四年光阴，城市的白天和夜晚，如一棵大树，枝叶伸展，铺天盖地，让人觉得生活从来没有终止过。而在这矿区，白天似乎也就等于夜晚，所见所闻，今天和昨天是一样的，明天也必定和今天一样。我们教的学生，都是初中生。这学校只有小学部和初中部。在刚毕业的大学生眼里，初中课本不就是些小玩意儿吗？学校要求备课，但我们都是在铃响之前，潦草地涂抹几笔，算是完成了备课的任务，随后就站到讲台上。学生自然是听得一头雾水。那怪谁呢？只怪他们文化太浅，听不出我们的高深。

我们开始怀念大学生活。对大学生活的怀念，也就是对城市的怀念。到这矿山来，不是实习，不是支教，更不是旅游，它就像一枚图钉，把我们摁在这里，任随时光老去。这种觉悟，使我们心惊。那时候，周末只有星期天，星期天早上，整个矿区还只是一个淡青色的轮廓，我们几人就起床了，早饭也不吃，就到办公大楼前坐上了去市区的早班车。大半路程都是土路，颠簸晃动，尘土飞扬，加上车子破旧，黄雾被风吹打进来，嗓子眼里窜进一股土腥气，发痒。到了市里，脸上都被蒙了一层。州河绕城而过，去河边把脸洗了，像模像样地，再去逛大街、商场和公园。

达州只不过是川东北一座中等城市，人口仅三十余万，这时却显出了一种压倒的气势。

我们已经不是从大城市来的大学生了，而是跟张校长他们一样，成了矿山人。

——这时候，学校决定请我们了。

宴会安排在酒楼里。几十号教职工，坐了好几席。书记、副校长、教务主任、政教主任、办公室主任等等一千人，平时都像被张校长点了穴道的，在酒桌上，穴道终于被解开，显然兴奋、激昂。张校长先敬三杯，其余的人再依官阶大小，次第上阵，频频起立，频频举杯。那顿酒喝到什么时候，又是怎么回到宿舍的，我全然不知，事后也想不起来。九个人中，基本还算清醒的，唯有刘畅。刘畅跟我是大学校友，我学中文，他学数学，因而以前彼此并不相识。次日是星期天，早上八点过，张校长带着他的手下来了，把门敲开，见我们醉眼惺忪的样子，他哈哈大笑，还手舞足蹈，与平时的风格判

若两人。大家都起了床，洗漱之后，都聚到刘畅的屋里去。他是昨晚的英雄，格外被器重。大家七嘴八舌，说着数小时前的酒局，特别是说到我们出的洋相，笑得眼泪花直转。以前我们目中无人，既不跟校领导有任何私人的接触，也不跟平房西边的教师接触。在我们眼里，这学校是一潭死水，张校长率领着一群木偶——除我们之外，别人都是木偶——现在看来，似乎不是那么回事，个个都妙语连珠。他们喝下的酒，不比我们少，甚至更多，但没有人残存丝毫的醉态。

不一会儿，姚中庆进来了。他就是住在平房西边的教师，去年中师毕业，我们来之前，是最高学历。姚中庆提来满满一袋热腾腾的包子，是特意为我们九个人买的。他说，老师们，趁热的吃下，刚醉过酒，空着肚子不行。大家道声谢，一拥而上，很快把一袋包子消灭光。这期间，西边别的教师也围过来，屋子里站不下，就站在外面的走廊上，都喜形于色，像遇到什么节日。

没想到，好几十天都不理不睬，只因喝过一顿酒，就其乐融融的，快成兄弟姐妹了。

当天晚上，刘畅来到我的房间，把门闭上，郑重其事地问我：昨晚和上午的事，你有什么感受？我说，我最大的感受就是，其实他们挺好的。刘畅冷笑一声：他们终于成功了！我不明白他的意思。他说：你没感觉到那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？在我们面前，他们是自卑的，包括张校长在内，都很自卑，于是就想用喝酒来把我们压倒。遇上你们这些家伙又不争气，没几个回合就被放倒了，洪金辉和谢明燕当场狂吐，逗人家笑话。刘畅把事情说得那么严重，不就是喝一台酒吗？可他认为，表面上看，只是一台酒，但酒背后是有文化的，你听说谁的接风宴要等到两个月之后才举行？之所以拖这么久，是观察我们，做到知己知彼。我说，说白了，大家都是教书匠，各进各的教室，各改各的作业，又不是国民党跟地下党，哪有那么紧张？

刘畅把桌子一拍：说得太好了，“大家都是教书匠”，人家要的就是这个效果！

我们放在宿舍里的书桌，都是学生桌，有一个倾斜的坡度，一支笔被刘畅拍到地下，摔断了。我很痛心地拾起来，笑他神经过敏。但他比我还痛

心，他说吕小虎你说说，住在那边的教师（他往西边指了一下），以前和我们隔面又隔心，今天早上就跟我们说笑了，这证明，人家已经把我们看成跟他们是一样的人了，就像你说的，“都是教书匠”，——而我们跟他们是不一样的！来到这里，我们并不甘心，而他们早就把根扎下了。一旦与他们打成一片，这辈子，就永远也别想走出矿山！

这几句话，说得我悚然一惊。

他轻蔑地扭了一下脖子，接着说：姚中庆把包子买来时，你们还抢着吃呢——我不吃！

我偷偷地笑。我亲眼看见，他一口气吃了六个。他也意识到了，补充说：我即使吃，也只吃进胃里，不吃进心里，总之我不能丢了架子，架子丢了，人也就垮了。随后他说：你相信我，好戏还在后头。今天他们觉得跟我们平起平坐，再过些天，还会想办法整治我们，到时候，整个儿就颠倒了。

我平时从不想这些事，在刘畅面前，一定是傻乎乎的。他看出了我的傻，问我：你在大学当过什么没有，比如班干部？我说没有，我连小组长也没当过。

他那长了许多疙瘩的脸上，自进到我屋子以后，第一次绽出笑容。他说难怪，我是当过两年副班长的，还差点进了校学生会，你的政治经验没有我丰富。

这夹皮沟里的学校，最大的官，也就是科级干部，却联系到“政治经验”上去了，可见刘畅对自己的人生是下力气的。但不管怎么说，事情正如他预料的那样在向前推进。紧接着是期中考试，我们九人教的课，跟别的班比较起来，成绩都要低一些，杨贵华教两个班的历史课，平均成绩比另两个班低了整整五分。开总结会的时候，张校长提到了这件事，但语气轻描淡写，似乎并不以为意。没过几天，他又召开会议，这次就声色俱厉了，说有人传播谣言，给我们九个人的班，是慢班，学校分班的时候，都是好坏平均搭配的，没有快班慢班之分。当时我很吃惊，因为我从没听到过这种谣言。我坐在前排，看不清别人的脸，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跟我一样吃惊。张校长最后宣布，为了消除谣言，学校决定举行青年教师讲课比赛，年龄限定在三十五周岁以内。

是骡子是马，拉出来遛遛！张校长强调说。

比赛的结果，只有盛东民得了个二等奖，其余八人，无一人得奖。盛东民跟我一样，教语文。评委都是老教师，张校长怕我们不服，分别安排我们听一堂课，讲课教师都是各科一等奖得主。语文科得一等奖的，是姚中庆。听姚中庆那堂课，让我从天上掉到了地下。平时我讲课，更多的是发掘课文中的情感，有许多课文，因为没有情感，或者情感虚假，还让我相当愤怒。而姚中庆不这样讲，他把文章一刀一刀地割开，割成尸体，刨出里面有用的东西，别的都丢掉。所谓有用的东西，就是考点。这么一比较，我讲课就显得大话多，空话多。学生的反应也证明，他们不喜欢情感描述，只需要指明能让他们考出高分的方向。虽然是矿区孩子，可谁也不愿意接父母的班，下井挖煤，或者去煤山上捡矸石。尽管还不知道父亲在井下匍匐而进的辛苦，但父亲出井时的样子，他们是看见过的，要是站在那里，不转动眼珠，你甚至不以为那是一个活物。有人不幸得了矽肺，每换一口气，都得把骨缝里的力气抠出来，挣得青筋暴突，大汗淋漓，最终，肺凝固成一块黑黑的炭石，把人活活憋死。这些事情，学生们都知道，他们梦想着逃离。

坚硬的现实不能打破，他们的愿望不能满足，你所描述的情感，才是最彻底的虚假。

我想，其他人也有了同样的感受，因为那之后，大家都沉默了许多。首先是李冬梅，她似乎打定了主意，履行那副对联中的话：勤奋为怀。每个周末，她都在宿舍里看书。平时，空闲下来，她也闭门不出，手不释卷。说“闭门不出”，只是一句方便用语，她坐在屋子里看书，是从不闭门的。那时候，秋风劲吹，天已很见凉意，她大敞着门，坐在书桌前，任冷风吹打她的后背。她是学政治的，经常拿在手上的，却是许国璋编的英语教材。她还从学校借来一部闲置着的录音机，听英语磁带。这架势，明显是准备考研了。这无形中给了我们压力。有一回，杨贵华和刘畅来我屋里坐，话没说两句，李冬梅朗读英语的声音飘进来了，我指指隔壁说，你看看人家！刘畅说，向她学习，向她学习。明显有些不以为然。杨贵华更是，嗤了一声，不屑地说：你见过有这样读书的吗？当年毛主席去闹市读书，是为了锤炼意志，她敞着门读书，也是锤炼意志？又说，五天前，我去她宿舍，见她翻到

第20页，昨天我去，还是第20页。最后，杨贵华归结为一个字：装！

很不幸的是，恰恰是杨贵华，喜欢上了李冬梅。这当然是后话。

李冬梅之外，其他人的变化看上去不明显，刘畅依然会提到他的“政治经验”说，他认为，别说在一家开采长达半个世纪的矿山有政治，就连客厅、卧室甚至卫生间里，都有政治。教英语的再强照旧是乐呵呵的，不管跟他说什么事，他都是两个字：要得。盛东民呢，还是老样子，你不跟他说话，他就不理你，你跟他说话，他又显出过度的热情，像跟你是八辈子的兄弟姐妹，有多少知心话说不完似的，弄得人无所适从。洪金辉也没改严肃刻板的作风，问声好，也问得一本正经，哪怕吃饭时不小心把筷子掉到了地上，他也要前思后想地弄个明白，这筷子究竟是为什么掉下去的……这些，都说不上有什么变化。但毕竟，我们聚在一起闲聊、下棋和打扑克的时候少了，深更半夜去矿上喝酒的时候少了，见到平房西边的教师，点头问好时，也有了完全不同的心境。

张校长却没松手。没过多久，又举办全校教师板书大赛，接着是硬笔和软笔书法大赛。比赛之前，刘畅对我说，小虎，这回就看你的了！说得很悲壮，弄得我格外紧张。其实，板书和硬笔我不敢说，对毛笔字我还是有信心的。首先比的，就是毛笔字，场地设在会议室里，教工早就把桌椅拖至墙角，擦起来，正中只留一张长方桌，笔墨纸砚都摆在上面，参赛者按所拈号数，依次上阵。我拈的是三号，前两个人，都写得不好，我上去后，把墨填得非常饱满，写了三个大字：卧牛山。我住的那房间，打开窗子，就能望到卧牛山，写这三个字的时候，它的一日三景，还有鸟鸣声、牛车叽咕声，都汇聚到笔尖，与以往的字相比，不仅有字的结构，还有字的声音。写完后，我就出去了。我想在这山窝窝里，还有谁的毛笔字能胜过我呢？拔头筹是自然而然的事。

跟讲课比赛一样，结果令人失望。我拈了第三号，也只得了第三名。第一名被张校长拿了，第二名是个女教师，名叫李亚，四十多岁。张校长写了幅狂草，真个叫龙飞凤舞，学的是怀素；李亚写了幅汉隶，秀逸多姿又骨力峭拔，学的是《合阳令曹全碑》。他们都是认真临过帖的，不像我，从不临帖，提笔就乱画，所谓字好，不过因为爱写，经常摸在手上，熟悉毛笔的天性，也多少悟出了些道理，若要论到功力，是谈不上的。

堡坎之上的那排平房，自此终于彻底清静下来。

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，要在一个小地方站稳脚跟，也不那么容易。人家又不是不承认你是大学生，甚至比往常更加尊重你，可在我们自己，骄气已经泄掉，眼里的矿山，虽依然那么狭小，但它于我们，再不是毫不相干，而是有了想抹也抹不掉的血肉联系。

九个新来的教师，六男三女，除李冬梅，另外两个女子都是没心没肺的那种。刚来的那段时间，我们不仅去矿区和市里闲荡，还步行将近四个小时，去四川有名的佛教圣地，也是风景名胜地真佛山。从学校出发，翻过卧牛山，沿百节河一直向北走，河水清澈，卵石累累，洗衣的村姑，在浅滩处把水弄得铮铮淙淙，间或扭动腰肢，挥动捣衣棒，捣衣声却不来自姑娘的手底下，而是从河的对面回荡过来。李冬梅虚着眼睛，带几分怜悯地盯了村姑几眼，继续往前走，而那两个女子，谢明燕、付昕，却翕开嘴唇，站下来看，站下来听，一站老半天，喊都喊不走。真佛山有百余步排马石梯，走不了多久，李冬梅就揉肚子，甚至干脆坐下来，大家只好等她，可她不要我们等，说你们走吧，我不上去了。这时候，杨贵华一步跨到她面前，歪着嘴说，你又不是小姐，何必装小姐样呢！杨贵华身体壮实，不像学历史的，倒像学体育的，嘴角长着一颗疣子，疣子中心生出一撮黑毛，歪嘴说话的时候，那撮黑毛动来动去。听见这话，李冬梅越发不肯动身，眼里有浅浅的泪光。没办法，只有留下她，我们快去快回。杨贵华说，算了吧，我陪陪她，算我倒霉！我们走出老远，都听见杨贵华骂骂咧咧的。上到山顶，见石壁凹陷处供着一尊菩萨，谢明燕和付昕倒头便拜，旁边站着一个婆婆，很怜惜地望着她俩，待她俩起身，婆婆说，好好拜，灵呢。去年我媳妇来拜了，今年就生了个白胖娃娃。原来那是送子娘娘。要是李冬梅，不知道该羞成啥样，谢明燕和付昕却只是互相拍打，哈哈大笑。归途中，走得太累，就歇歇，谢、付二人找一块光滑的石板，躺下去睡，而且很快就睡着了。我们几个坐在一处，望着细长的河水、莽莽的群山和青绿的田畴，说些天高云淡的闲话。

杨贵和李冬梅则单独在一起，与我们相隔着十余米的距离。

很显然，他们恋爱上了。杨贵华之所以总是对李冬梅尖刻，是因为他拥有了对她尖刻的权利。

那时候，我们心里是有点儿酸的。尽管，李冬梅并不是我们欣赏的那类

女子，但毕竟她漂亮，比谢明燕和付昕都漂亮。谢明燕比李冬梅还胖，确切地说，李冬梅是丰满，谢明燕才是真正的胖，胖得脖子都不大能看出来；仔细瞅她的五官，没一样不精致，就因为胖得过分，又加上没心没肺，脸上便失去了光彩。付昕却走向另一极端，瘦，瘦得出奇，都快二十二岁的人了，脸上还像孩子似的暴露出蓝色的筋脉，那双手，惨白惨白的，看上去连皮也没有，只有骨头。

但大体上，我们酸得并不过分。那时候还没从幻想中走出来，还以为脚下的土地跟自己没有关系，还把“天涯何处无芳草”的老话，挂在嘴上的。学校举行书法大赛后，情况起了变化。最大的变化，是我们感到了寂寞——这里是我们的地方，要安安稳稳地生活下去，得有一个家。

家里得既有男人，也有女人。

矿上有的是女人，而且不乏长得好看的女人。矿山女子大多漂亮，这说不出什么让人信服的道理，勉强说，也不过是山好、水好、空气好，这三样东西，都是养人的，尤其养女人。但老实说，以前我们并没怎么发现漂亮女子。唯一发现的那位，在食堂门口摆个推车卖烧腊。那女子姓戴，算起来，年龄应该比我们大，因为她儿子都已经五岁了，可我们都叫她戴妹儿，小身子，巴掌脸，眼睛又大又黑，皮肤给人一种晶亮感。去食堂买饭的时候，我们爱去她摊子上称二两烧腊，每次称了过来，都发现分量不足，摇摇头，自嘲几句，发誓再不去照顾她生意，但最多间隔三天，就又管不住自己的腿。除了戴妹儿，还真没看见有特别养眼的。

可不知怎么，那学期快结束，临近放寒假的时候，漂亮女子竟一堆一堆地涌现出来。

原来，我们这批大学生要分到百节煤矿去，消息早就传开。那年月，大学生是稀罕的，矿区尤其稀罕，全国上下兴起的文凭热，又正处于波峰浪尖，偏荒地界的女子，如果能嫁给一个大学毕业生，非常荣耀，这辈子的幸福，也仿佛事先预定下了。大学毕业生肯定不会长时间下井，在矿难中丧生的可能性很小，得矽肺的可能性几乎为零。由此，女人当寡妇的可能性，也会大大降低；如果混得好，有着高文凭的丈夫还可能在学校或矿上弄他个一官半职，甚至调进市里去——矿务局总部，就设在市里的。夫贵妻荣，这是

多少年就传下来的生活常识。矿山女子，见惯了伤痛，见惯了生死，脑子里总绷着一根弦，有了嫁一个好丈夫并进而改变命运的机会，当然不愿错过。但她们并不莽撞行事，她们知道，一旦莽撞，被对方回绝，路就被堵死了。最好的办法是待机而动，从单位上回到家里，就躲在窗帘背后，掀开一只角，偷偷往街上瞧。我们不是天天去食堂买饭吗？不是常常结伴去灯光球场那边闲逛吗？她们就下细地盯住我们看，选定自己的如意郎君，时机成熟，再行收网。

这些话，是姚中庆说的。

姚中庆的话自然有搞笑的成分。以前看不到漂亮女子，更重要的原因，是我们的眼光。当心里活跃着天高地阔的梦想时，身边的人事自然就没有位置。

不管怎样吧，快放寒假的时候，那些女子都扑到眼前来了。

在矿山，因条件所限，自由恋爱的并不多，矿上倒是有一个舞厅，偏偏遇上我们几个都不爱跳舞，教师的身份，本身也是一种限制。这些扑到眼前的女子，当然不会自己上门求亲，而是按照乡下的规矩——矿区差不多也就是乡下——请了媒人，媒人一串跟一串的，成天来我们这排平房走动。

那些天，真是应接不暇。媒人进了谁家的屋，彼此都清楚，当媒人离去，几个男人会坐在一起，议一议。有一天，晚饭过后，媒人老半天也没从刘畅的屋子里出来，我们等不及，辅导晚自习课去了，下课之后，几人去找刘畅。刘畅喜形于色的，说给他介绍的那位，在机电厂上班，本姓欧阳，但简化了，只单姓一个阳字，技校毕业，刚过二十岁。我越听越不对劲，问他，你看过她照片没有？刘畅说看过了。我说那张照片上的阳妹子，是不是穿着白色线衣，袖子老长，把手全都笼起来的？这回轮到刘畅觉得不对劲了，你怎么知道？我笑岔了气。今天中午别人才给我介绍过她，且是同一个媒人。刘畅闻言，气恼得一张脸憋得血红。谁知，我的笑还没收住，洪金辉又说话了，洪金辉说，昨天傍晚就把她给我介绍过了，还说等两天就去看人的呢！严肃的洪金辉无法理解，怎么给他介绍了，还没看人，更没表态，就又介绍给了别人，而且介绍了两个？谁知，他话音刚落，再强将手掌一抡：洪金辉你算啥？虽然我是今天早上才听媒婆介绍的，可媒婆说，她愿意在机

电厂亲自给我焊接一副哑铃，让我锻炼身体！再强把双臂举了几下。他个子瘦小，看上去跟付昕差不多瘦。刘畅盯我一眼，又盯了洪金辉和冉强一眼，再也撑不住，恼怒不起来了，拊掌大笑，把眼泪都笑出来了。他妈的，真好玩！他说。

矿上待嫁的女子那么多，这边的男子只有六个，而杨贵华已经跟李冬梅恋爱上——现在，两人再不跟我们一块儿坐在食堂的餐桌上吃饭，都是杨贵华把饭菜买回，送到李冬梅的房间里去，你一勺我一勺的——除掉杨贵华，只剩五个，媒人为做到万无一失，往往把同一个女子给五个人都介绍一遍，谁看上给谁，要是几个人都看上，就依先来后到的原则。

正因此，我们五个人，谁也没去跟任何一个女子见面。

媒人并不气馁，依然不辞辛劳，往平房里跑，我们也只好接待。这么说，好像我们不愿意接待似的，其实不是；五个人中，只有盛东民慢慢退出了，不再应承媒人，其余几个，都还兴致勃勃的。无论是技校生，还是初中也没读满，甚至只念过小学的，无论是机电厂的、服务公司的，还是洗衣坊的，都会让我们向往一阵。向往的倒不是女人本身，而是觉得，在未来的日子里，这其中的某一个人将跟我们共同度过，就免不了涌起一股麻酥麻酥的暖流。

这却把跟我们同来的女性冷落了。李冬梅自是名花有主，谢明燕和付昕呢？她们开放着，却没人看见。媒人也从不往她们的房间里去。主要的原因，是她们的大学身份。这是有一种观念的，女人傍男人，天经地义，男人傍女人，就被人瞧不起了。似乎只有领导才配做谢明燕和付昕的丈夫，然而，凡当了领导的，都已结婚生子；矿里如此，学校也如此。

当然，除了领导，就是我们几个，但我们几个谁也没对她们产生兴趣。

继杨贵华和李冬梅不跟我们一块儿吃饭之后，谢明燕和付昕也不去食堂了。她们自己做饭，炊具放在谢明燕的屋子里，两人搭伙。烧电炉，又干净又方便，不一会儿工夫，饭菜就熟了。生在煤矿，电总是不缺的，虽然矿上为防火灾，明令禁止烧电炉，但对烧电炉的住户，都是睁只眼闭只眼的。跟我们，她们也生分起来，甚至带着敌意。有天中午，谢明燕在洗衣槽洗鞋袜，我从走廊路过，跟她打招呼，她不理。那时候她正拧开水龙头，往水槽